請獻編 貞

大義說

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義也根乎天而具於人人生隋地分已有定初無少壯隱顯之可擇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天下之大義也是故生斯世也日月之所覆雨露之所被莫不有相感之理焉何哉分定故也既有是分必有其責責不必有官爵行職事事至以効力焉莫非其義汪踦之執干戈衛社稷而仲尼之勿殤焉亦其一也然則窮海荒山編户寒氓皆有是責而況於世祿休戚之家乎若辛壬諸人可幸無罪矣然諸人者

得罪於當世其逐有二其以爲事關 景廟者自是
紹述鏡虜之言固無足恠其自謂淸議而深斥之以
爲布衣出位希功望賞締結幽陰而總之爲貪天之
功者抑何甚也爲此言者誠以爲辛壬之際 朝廷
又安百僚忠和雖有建儲定策之事只用一俞字一
司謁廷矣云爾則此言固其宜也然必不敢如此說
矣若曰當時自有大臣焉有諸宰焉稟 旨傳 命
當在 朝廷之上烏用是陰秘爲哉儒生何與焉此
又不識事情而妄爲之說者也夫 建儲定策國之
大事〻之至難雖在昇平之一世或蹉跌則禍且隨

之況當辛壬之際乎昔岳武穆請皇子出閤以定民心而大爲高宗之所疑後來朱子欲引古事相證以顯其忠此固君子之用心也語類云岳飛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以變援南人耳目乞皇子出問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時有參議姓王者見飛呈劄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卻來干預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麽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飛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裔乞加苎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云云今請以有宋一代之事明辛壬之事可乎真宗有疾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令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宦也出告寇準一日準

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傅以
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小人也不可
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
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
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
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
罷之及準三貶為道州司馬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
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謂威莫敢對夫
以真宗立太子以寇準行詔旨直是易事爾然其所
以處之者若是委折而畢竟顛沛何也良以朝廷之

上小人同釁而真宗有疾故耳仁宗連失三王自至
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
本為言韓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
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
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孔光傳以進曰
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村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
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司馬光上疏曰
向者臣進預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
必有小人言願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

人无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先又見韓琦等曰諸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小帋以某人為嗣
則天下莫敢違於是帝大感動乃許以濮王子宗實
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詔下
宗實稱疾固辭琦使藩府記室周孟陽請其故曰非
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
中人別有所捧遂得無患乎宗實悟遂受命使仁宗
若無疾病則年盛有子之時諸公定策之意何至汲
汲如此而英宗若無疑畏避遜之志則記室之對何

得干預大事而有私覬之舉哉神宗有疾群臣請立太子及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践阼倉卒備也夫以高太后之賢且既垂簾矣倉卒之際擁立已定之太子豈有難事而必無此陰秘之迹而竟亦有元符之變者政以邢恕蔡確之徒方蓄異圖要使定策之大計歸於已功故也神宗有疾太子未立也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姪高公繪等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二王太后子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珪表裡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須小待有

吏則執以誅之既以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郡
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
其語於朝及哲宗立宣仁崩恕等織成太后王珪廢
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追貶王珪起同文館獄誣
司馬光劉摯諸人結宣仁謀廢立又結內侍郝隨媒
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
賴向太后泣諫而止光宗有疾不朝重華宮中外洶洶江西提
刑劉光祖致書宰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臣併心
一力若上不過宮宰執不可歸私第林陳二閹自以
獲罪重華日夜謀謀其閒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
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心腹俾緩
急有可仗者左選郎官葉適責留正曰上有疾明甚
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揣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

乎右司郎中徐誼亦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
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祀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正不
能用及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
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
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正
與趙汝愚介少傅吳琚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蓋以
圖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
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
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正等
乃入奏云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

報越六日再請批云甚好明日乞降詔御批比丞相
云曆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佯仆于庭
五更逃去人心愈撓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葉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
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
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
太后甥也徐誼以書誂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
爲姦則姦忠姦雜而濟事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
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
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

事韓侂冑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冑至汝愚以
内禪議遣侂冑千請憲聖汝愚念故事須坐甲以戒
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
彥逾至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徵及與
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謾曰郭杲黨不同
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議遂定侂冑因所善內侍張
宗尹以奏不護命明日又往不獲命侂冑逡巡將退
關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
見有如此　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
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

且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
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
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
如天下何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留共俟命矣憲
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
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
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師閻仲夜以
兵衛南北内禮使傅昌朝密製黄袍汝愚率百官詣
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
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茲事重大播之天下

書之史冊須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
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
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
皇帝憲聖覽畢曰甚善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
恐
名汝愚奏天子當壮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
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
黄袍汝愚率同列再拜諸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丐
次名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民心悅懌中
外晏然當是時固無巨姦大慝爲之禍萌而諸公慮
患之至深處事之非常乃至於此者亦以光宗有疾

人心恇撓故也夫數君者本賢君而及其有疾不可為而變生於毫忽之間則當國者有不得辭其責而國家大事非一人所能了危疑之際謀不得不密迹不得不閟而宰相居具瞻之地又不可獨運故必藉微官廢士之力而事關中闈故宮戚閹竪亦不得無賴也竒立經權要所以安宗社定國家而已矣故自平世而觀之則其事皆極驚怪非常而被諸君子者曾不以此而少貶其淸名直道而忠節益彰惟其所秉者天下之大義故爾詩云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又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豈不是正當道理而至有君

父之厄則舜可以竊負而逃矣閔夭散宜生飾美女
裝奇物以媚事商王紂矣故朱子論髙柴處難曰不
徑不竇安平時可也若有冦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
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雖在一身之私猶尚
如此況於君父之事乎噫古今事固未必一一盡同
而若辛壬間事方之前代其艱尤甚自有庚申討逆
丙申　處分之後失志惡國之徒布滿中外芻立伺
釁　肅廟聖患彌留而春龝高　景廟不幸有疾而
未有螽斯之望以　聖考明聖閱歷世變豈無深軫
於萬歲之後者哉所以有丁酉大臣獨對而　付托

王子之事以此事之發於己酉 筵教者觀之則我
聖考憂恤方來之意嗚呼至矣噫 景廟孝友天
至春秋鼎盛文武繼述之責宜待諄諄後入而 聖
考憂恤之意至而天倫之親托於外廷之臣苟非
景廟有聖人所不免之疾患而朝廷無乘時竊發之
虞則豈有是哉夫 聖考付托之意如此而彼受托
之大臣若以責任艱大不敢承當則爲留正矣然留
正則曾無受托之事矣然則爲大臣者無所辭其責
矣既不辭其責而又不可獨運於具瞻之地則其所
所以爲受托之道者要當奈何亦如劉光祖所謂留

布心腹俾緩急有可仗者而已矣既曰緩急可仗則官之有無爵之高下又何足論也介子推割股而食文公四皓出山而護太子豈可有官爵而然哉彼以列國賤士秦之逋民猶尙如此而況於有所貽祿之義者哉顯命壬戌疏有與閔系判亨洙酬酢之言曰丁酉以後 肅廟思所以保全 兩王子因相臣所薦得龍潭天紀云云此等事跡世浸遠則其虛實固有不可得而知矣雖然迹其所可知者則其不可知者亦可得而言之矣嗚呼庚子 大喪之後朝象漸變國勢日危所以炳幾先事之策有臺閣陳疏大臣

聯劄 建儲代理之請爲次第汲汲之事也 建儲
旣成則有以爲無臣禮者矣有以爲陰移天位國人
疑惑者矣有以爲皇天祖宗必欲亂亡我國家者矣
而終之以虎龍之變書遂上則 建儲之諸臣網打
無餘此輩之素所蓄積而其有深怒於 聖上之爲
儲貳如此矣乃其詐豈但欲網打諸臣而止哉所以
昔年 筵教有當時三黨皆有推戴之人又誦傳東
朝聖旨曰 建儲時予之氣力如今時則豈能辨得
乎其時事機之危迫又可知矣於是乎 肅廟當日
憂惕之意彰彰驗矣而 宗社之不亡賴有今日矣

噫凶黨之所深怒者如彼所以李忠愍受戮之慘視
三大臣尤酷爲其聯劄之外又有冊使準請之事故
耳諸大臣按律之啓忠愍之罪名獨稟請代理節目及冊使陳請時事也凶黨之最所甘心於此可
見然則如今李張白之獨勒捧遲晩於既死之後而
勘以極律其逞毒之慘視諸人尤酷金李二人既死在四月十一日而
十二日并始稱承服遲晩拒逆十三日稱遲晩又并稱物故二十一日稱張世相承服而旋稱物故於此
三人則如是而後來於他囚則曰罪人病勢危重全無知覺回蘇間姑爲停刑云云然則彼方隕命之人
有何遲覺而乃有承服遲晩等事乎其全肆胸臆如此而又二十一日錫恒之啓曰白望金龍澤李天紀
等雖未及遲晩取招前後同目原情一一抹出於朝使報中外暁然知其隂凶情節何如云云而及其所
張皇者則便一結案矣後來世相亦然夫當皆死者亦多矣亦豈無真証服者耶然而獨於四人創此死

(後結案之法而又至於戮屍豈無其故而然哉)此必於兇黨所深怒之中又
有甚焉者故耳其所以甚焉者要在羽翼　國本沮
敗凶謀而此宣布衣疎逖所當無故而得之哉然則
向所謂為大臣所薦而受知於　君上者理則有之
矣卽無受知於　君上之實其出於欺之方而自
以為吾有所受命則蓋必有之矣何以知之金龍澤
庚子感懷之詩曰遇事嫵層節發口畏紛紜從知一
節士不如百行人瓜田與李下從古易受疑嗟我所
秉心畢竟人始知及　肅廟因山日登扶餘之熳文
菴望哭而有詩曰微臣迹在布衣流未及瑶階拜

冕旒惟有愛　君腔血赤神明感我忘無蓄又曰生
逢　聖世竟何爲今作遐喪分所宜祗是當年苦心
在此心宣欝恐無時又曰詎比存身蟄水龍惟期抱
節傲寒松烈風飛雪乾坤閉中夜悲唫泣　肅宗其
感於中而發於詩者如此則必有所不得已焉而又
其苦痛深恨纏綿掩抑若有無涯之恩者蓋非尋常
君民之際所可有也後之知言者必有讀其詩論其
世而悲其人矣夫既自以爲有所受命也則雖盡分
而言之程子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君大夫問而
告者則有之矣告之至不可已而繼之以死則亦時

也命也如此而終以形迹自解則其可謂臣節乎不歸於自私而遺君乎然則所謂布衣出位未始爲諸人之罪矣夫中才之士事有關於宦寺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此其義誰則不知何獨世之所謂自托於清議之流者而事顧有大不然者彼晁忠愍趙忠憲是已嗟乎士君子平居無事砥節厲行自諉謂何而一朝事變之劇不能無關於宮掖刑餘之徒是豈樂爲哉事不得不爾矣若使當世之人不問事本末如何而誣之以一切之法則二公者豈能堪之然則所謂締結幽陰未始爲諸人之罪矣昔晉文公

匡國論賞將及於子推、恥之抱樹而焚死寧宗榮
立之後趙汝愚欲推葉適之功則辭之曰國危效忠
職也適何功之有若使二人者死於論功推賞之前
而論者從而訟之曰割股非人情攀附非士行夫、
也苟出於功利之心則二公者何從而明其志乎只
得飲恨於泉下矣噫今以希功望賞為諸人之罪雖
其人有子推葉適之志何以明之抑視其事苟是為
國家出死力則雖有臨難要君如孤偃之臨河求去
自言其功如漢臣之拔釖擊柱者在　朝廷激忠弼
亂之道惟當酬其勞而略其過也閔相國袖劄云當時儲位捨殿

下其誰而此非私 殿下也乃所以為 宗社也設
有一二私意參錯於其間者旣是 宗社大計則其
貪天為功雖若可罪而非罪也況其心又何可知也以此為罪適為
逆詐億不信而處其薄而已烏足以服死者之心乎
希功望賞不足為諸人之罪又如此而若或以亂招
誣服為其人之罪則此又不然夫獄非其實則誣而
已亂招與否本不足論也況其中旣有死後遲晩而
國人無不知之矣乙巳八月頒教文曰其稱承款者又多強押於死後自古以來亂獄
何限而豈有如許虛罔之獄乎鍛鍊至此則其他又可知也至如李
喜之所坐只是永貞一詩而其籍沒啓辭曰亮賊之
徒何代無之而豈有如喜賊之比乎姑撮最可駭情

者言之至於續永貞行而極矣云云此即韓昌黎憤疾當時小人棄嘗竊柄而作焉者爾後人之妄此題目有何可死之罪也正所謂据至於詩其過儆矣者也昔劉元城欲因車盖詩論治蔡確之罪朱子以為以詩治人自不當以元城之正直而治蔡確之姦慝尚不足以詩為罪詩之不可以殺人明矣況以鏡恒治壬獄乎彼紹述鏡恒之言者數十年命脉寄在三手之案而一朝焚毁籍手無地而且嘗自言其所不信矣（壬戌閔昌洙疏）於是復以僞詩事續其既絶之緖以為此輩交通締結若在庚子以後則猶可謂 建儲棳

局之圖而旣在庚子之前其志欲何爲此所謂事關
景廟而爲逆者也噫卽如此使無僞詩則諸人者無
可罪矣僞詩而不爲罪則諸人者不爲逆矣夫詩固
僞耳詩發之時　聖上以似是金龍澤見欺於白望
爲　教而釋金遠材之囚蓋若以爲龍澤自做而假
托藉重爲誇衆要結之資也則耳目旣多矣以彼鍛
鍊之獄豈有不發之理乎不然而自做而私藏以待
後日之美觀而比古君臣相說之盛也則詩旣僞耳
豈有可出之時乎旣無可出之時則僞做何爲其非
龍澤自做之明甚如此矣若以爲後人之僞作則其

家爲有　御筆之故曾欲擊錚訟寃顯命亦旣自達

於　筵席矣其非後人僞作之明甚又如此而設令

眞爲後人之僞作其於龍澤則不相關而壬獄爲脫

空矣惟如是故當旹　聖教之下彼輩唯〻而無一

言國人皆以爲龍澤見欺於白望矣噫彼藉重矯誣

者罪固不容於誅而昔汲黯矯制發倉而活河東之

民金亮之難高平入　王友直以爲權所以濟事權歸

於正何害於理卽矯制而諭州縣勤王此二人者君

子未嘗以爲非矣張良爲漢室安國本之策乃使呂

澤令太子爲書招四皓爲羽翼而遣辯士固請耳先

儒謂伊川平生不喜人用智而獨喜子房此着具見易傳夫此事旣固權數也而所以請四皓之書又安知其必出於惠帝之手乎然其爲漢室安國本大體旣正故不害爲儒者氣象矣况未爲禮義之素而徒抱犬馬之忠者乎望也以立史之賊而只爲從龍之故慘被亮黨之毒手其區〻致死之忠誠有可矜而足恕者故 聖上不以偽詩加罪而篤論者亦不以此而深究矣夫彼矯 命欺人者苟出於爲國之誠則尚不可罪之况出於爲國之誠而見欺於人者乎况出於所謂可欺之方者乎如此而猶曰偽詩一出

交通爲逆之情狀現露矣所謂交通者白望也望焉何如人而　聖上且已特伸其寃矣此又何爲而爲逆乎其亦無知妄作而爲此言乎此其紹述鏡恒之情狀眞所謂路人所知矣亮徒自棄時逞志之漸故肅廟有付托大臣之事而諸人有綢繆陰雨之備矣又何有庚子前後之可論乎三手凶言彼旣自言其不信而僞詩之不罪又如此則所謂爲逆者何事也承　肅廟之意旨而護　三宗之血脉此果爲　景廟之逆乎其說之無倫不道固如是矣而持是說而籠罩上下以爲不可拔之勢則曰　聖上必痛絶此

輩然後方可謂避嫌而粹然無瑕矣曰聖人無誣雖
存此獄本不足貽累 聖躬曰所謂事關 景廟爲
有所受於先定之言也噫其甚矣程子曰人多言古
皆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
時又曰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避嫌之事賢者且不
爲況聖人乎人臣事君之禮固無以此道之、理而
且所謂嫌者何事豈不以彼輩方以諸人爲 景廟
之逆而 聖上則爲諸人之所推戴矣故 聖上必
於諸人示之以斥絕之意然後方可謂無嫌云耶彼
輩之爲此言以爲 聖上於此人輩本不識其爲何

状人令當從實如是耶抑雖有所耳熟於諸人者必
如是而後為可耶然則　聖上於諸人者真有所耳
熟者則是可為有嫌耶噫其痛矣前後諸人之為罪
三手也偽詩也而三手偽詩之不為罪如彼則〻數
人固乃世臣之裔也而與國家同休戚者矣為　聖
上延頸之故慘被兇黨之甘心矣此又何罪而必至
於斥絶乎今有閭巷之人長子病不能幹家而蕭墻
之内有陰蓄不善之志者則為其弟者當唱率家衆
之可托心膂者圖所以維持預防之道乎抑當寧至
於家破身殘而深避逼宗之嫌袖手而契視乎其不

可明矣匹庶且然況帝王之爲孝乎況有 先后春
春之遺意乎然則 聖上雖有所預聞於當日者豈
有爲嫌之理乎李陶菴乙巳疏曰 殿下居儲之時
險阻艱難旣備嘗之矣上爲 宗社下爲生靈不敢
自輕其身則凡於防患處變之道固未易一、守經
者實以古聖人處變行權之義推測於當日之事而
得其理也蓋使 聖上當其虺虺毒螫之衝不知所
以愛惜全安之道而惟曲嫌是顧常經是守置 宗
社生靈於念慮之外則雖幸賴天之靈畢竟無事正
非所謂聖王之孝達權之道也烏足責乎普吳子壽

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札之立及長子諸樊立縁先君之志約以次傳必致國於札舍其子而立弟餘祭餘祭卒而夷眛立及夷眛卒季札逃去夷眛之子僚立而諸樊之子光弑之而自立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而劉質夫胡文定皆以為札宜受命而安社稷以成父兄之志而乃徇匹夫之介節讓國而生亂故春秋因其來聘不稱公子而貶之以示法焉朱子嘗論泰伯之讓天下曰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夫季子上不得比倫於泰伯而乃反同歸於

魯隱則其所以賢之也亦深矣大抵泰伯仲雍之成
其讓國之志爲其有季歷之賢文王之聖而伯夷伯
齊之求仁得仁亦惟有中子故耳若季札之辭位不
知有光僚之亂則是不智也知而爲之則是不仁也
其見黜於君子不亦宜乎故勉齋之論曰讓固美德
而不義之讓不得爲賢夫如是則彼季子之讓國固
自有可讓之人而猶不可爲矣況又異於此萬萬者
乎 景廟疾患旣無嗣屬之望群兇媒孼不啻蕭墻
之虞而 三宗血脉惟有王子則 肅考付托之勤
夫豈有一毫私意而 聖上雖處潛邸實有王子之

責矣又烏可以不軆 惟憂之意不念 宗社之重
而徒徇匹夫之介節哉趙汝愚所謂人君當以安社
稷定國家為孝者實不易之正誼而若我 聖上當
日之事則始以 肅廟之意而安固 宗社之本終
以 東朝之命而纘升 儲副之位名正言順又前
代之所未有矣其頭顱之正如此則縱使有効力於
其間者特時也勢也此何為而有嫌而必導之以深
避然後方可為粹然乎其巧密亮拔之意固不在於
欲使天下後世見 上有避嫌之舉而疑其有內不
足之事如程子之所云乎此其所以為紹述鏡煒

者也噫此輩果謂 聖上無誣乎即何以有鏡虜諸賊戊申庚戌之兇言也而渠輩又何以必欲存壬案一脉以陰實逆虜之變書也誣則如此而猶曰聖人無誣其以我 聖上爲何如也噫嘻其無禮甚矣蓋惟 聖人有誣〻而伸之則無累於聖德矣故孟子曰憂心悄〻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聞文王也周公有不利孺子之誣而至於堯幽囚舜野死而誣罔極矣此數聖人皆誣而見伸者其見伸固在後人之卞明而若周公則直截磊落惟秉大義安宗社而不復顧一身之嫌矣至我 聖祖宗系

之誣則權在 上國故不能自由雖見屈於二百年之久而 聖子神孫大小臣民同心合辭以誠格天故終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誣蔑之實矣其可謂聖人無誣乎今日則果是彼輩之搆誣 聖躬如彼而鼓簧媒孽者又出於其間以致 聖上牽制彼此兩人其說既不能嚴懲討又不能伸寃枉使本事之光明正大終至輾轉點汙其勢駸駸然蘇軾之蠱說則雖有忠臣志士竭誠而辨之已難為力況長此不已則此變無窮又安知歷幾年所而卞明無路則今之欲竭誠以卞之者漸趨於蠱說之惑以為亮言可信

君父可疑而擧一世皆入於鏡虎之徒也然後　聖
上毅然獨立終無以明其本心而亮黨則志滿意得
竟售其前日籠罩上下之術矣嗚呼尚忍言哉此其
立言設計亮僖挍譎紹述鏡虎而甚於鏡虎者也彼
為事閑　景廟之說曰乙巳偽案之一併伸雪也先
正臣李滉以事閑　先朝難之此其所謂不為無所
受也然先正之遺文具在可按覆也文純之意姑未
姑不曰乙巳之獄當伸而且其所謂事閑　先朝云
者只為乙巳之獄武定之勲系在　先朝之所謂事
而已也今彼輩所謂事閑　景廟者其指亦如此乎

即何不以此爭之於甲辰帍龍之削勳辛酉諸臣之
黜案也而彼輩方於 景廟之世請復尹拯父子之
官爵則曰先正臣趙光祖成渾俱被奸壬之搆誣
中宣兩朝之世尚未免後命之禍追奪之冤而 孝
陵長陵雪冤復官今日所當法者惟在 兩聖已行
矣今何獨引之乎噫方以不道之說名之曰事関
之懿曲（壬寅八月備局啓辭）然則如文純持難之意渠輩固不用
景廟而乃敢澄然歸重於先正者其果何如也此豈
但誣悖先正而已哉且栗谷嘗曰退溪在鄉 朝廷
議論只信奇高峰所報之說故其持難於削勳之議

者亦出於高峰之言也又曰方論僞勳高峰聞之曰乙巳之勳非僞且 先王已定今不可削邪黨以其言爲主識者頗不韙之彼輩豈不知此而必驀地引之以伸其說者卽以爲肅廟之不可削勳壬獄之不可伸雪意固躍如矣蓋旣以事關 景廟爲諸人不道之罪則懲此諸人者安得無功乎正栗谷所謂時人似若以尹壬爲實叛逆者夫尹壬實是叛逆則豈無黨與而誅任者豈無勳勞乎此固事理之必然者也所以彼輩雖不敢揚言而必隱之文字之間以示其意而俟其時者也此又紹述鏡廟之一事也且

夫爲事關 景廟之說者其所由来遠矣已巳群㐫旣以異意 儲君之目搆殺尤庵矣及甲戌更化希載無所逃死則一種邪論唱出深長慮三字以爲若殺希載則禧嬪不安禧嬪不安則 世子不安以縱出希載而釀成辛巳之禍矣當此之時倫常之存者幾何而誕育 春宮之人亦至於罪死則豈非國家之不幸乎 肅廟之賜張氏死也 敎曰爲宗社爲世子 聖意本如此尤豈有希載誅死而 世子不安之理也苟於當初明希載之罪而誅之永絶姦萌則必無辛巳之獄而張氏亦自保全矣此老論之志

也只爲請誅希載之故大爲媢嫉堯黨者所仇必曰懷二心於 吾君之子旣立題曰時出機鋒必欲屠戮一邉人而後已溥潸象玄之徒即其嚆矢也其揣摩排布豈不根據深密而只是無形影漫把捉故畢竟詐不得售而輒就反坐之律矣及至乕龍之變書則終售其所未售者而其所已藏又不止於屠戮一邉人而已也然其搆揑之言不越於三手則雖其爲說轉益凶悪而畢竟虛罔亦無異於溥潸象玄矣故甲戌邪論爲溥潸象玄之唱矣溥潸象玄爲鏡乕諸賊之唱矣鏡乕諸賊爲今日紹述者之唱矣而若夫

甲戌邪論出於媢忌亮黨之訐則庚申己巳之賊又
為甲戌邪論者之唱矣故事閔　景廟之目自唱自
和前後一說而尋根推本本自如是正所謂宣仁蔡
立之說皆是章惇之徒撰造中間者也語類云昭慈必不快高廟問疾語同曰宣仁蔡確立之說皆是章惇之徒撰造中間雖嘗下自然載在國史者尚未曾改可令史官重議形隆以昭明聖母之德于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數人方始改得正朱子曰當時若非高廟要下別邪正如此則一代史冊被他糊塗萬世何以取信今以內子葉同之事觀之則乙巳戕諦之獄丙戌傳嗜之疏亦皆準葦之所自唱唱而要以歸之於老論以為撣禍之端斷可知矣小人之技倆本來如此章蔡之撰造中間從古一轍噫此輩固無論已若其可
憂則有之甲戌邪論之人其初曷嘗與於分滅紀之

徒同心同德而及其相怵而相誘也則同歸一轍而反為之倀鬼矣夫義理不明而利害先之則駸駸於怵誘之塲而不自拔出即天下之大情也況駸潤之譖膚受之訢而積威約之勢乎即又安知不有如甲戌邪論之人而使今日之紹述鏡廊者復為之唱也耶噫自甲戌以來設此機穽者固出於媢悅趨合之意而其中亦豈無浸潤膚受而耳恬心熟其以為老論之有不忠於 景廟乎然此既無形影没把捉而溥潛象玄之府不售則只是揣度臆逆於象罔疑似之間而已爾夫以莫須有三字慫天下之士以決敵

人之心固惟兒顏之細作爲然矣此事豈堪再見於今日耶是則所謂可憂也若夫清議之所由生則亦有自來矣勳戚固爲其的而若以儒家而迹涉勳戚事連宮掖則尤在所斥故舒亶何正臣嘗以交通戚里之目加之於司馬光范鎭蘇軾劉摯諸人而抵之於罪矣馬持中言邵成章之不當貶則汪伯彥黃潛善斥之以趨向不正矣趙子直以戚里爲執政而爲汪端義所論矣至我國則沈青陽以戚里逐權姦而爲金孝元鄭仁弘所持栗谷思菴諸公亦被門客黨與之目矣庚申治獄金光南（益勳）李兒寧（師命）有偵察幹

旋之功而大爲一隊人所擠恥與同列之不足而至
於殺之矣此類皆嘗立幟於自中號爲淸議者也夫
淸議豈不是好題目而若但取辨於此等之人則不
可要其歸適所以爲世充建德報仇而已故自在名
教中人未嘗爲此不但不爲也趙汝愚策立寧宗而
朱子始焉樂與之同事終焉力爲之伸理矣栗谷則
曰權姦濁亂久矣權陷廓淸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
諸公之功乎及論乙巳事則曰方 上牢拒公論朝
野洶洶之際人或勸沈義謙使達于 慈殿期於成
事義謙辭不敢白下僚曰李樑之竄義謙實通于

慈殿今獨不敢何也是義謙不欲削勲也先是朝士
有以削勲事問於義謙者義謙曰原從功臣千有餘
人多有締結腋廷者此等人必冒死圖沮公論若舉
事而未成反有害焉識者以是短義謙云乇菴之與
先南書則曰鋒鋩已銷之教一喜一憂盖喜其謗言
之或少而亦憂其太銷不得用於當用之地耳又曰
能如太空浮雲否以無妄之小災忘持危之大義非
所望也惟冀益勵忠節毋使 聖上獨憂社稷也至
禱至禱夫三先生之所以處數人者如是矣其視清
議何如也且如黨錮諸人當漢祚之衰公卿大夫持

公議以扶其危韋布之士立私論以捄其敗是以政治雖亂而風俗不衰然此其人孰不藉竇氏之力也故方北寺之獄賈彪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上疏解之賈固布衣而武卽皇后父也若李固雖有染迹梁商之失而畢竟爲漢室死於宦寺之手則曾不以此而貶其名節矣是以朱子以曹操之徘徊漢鼎之旁而不敢遽取爲黨錮柝骨之功則其誅褒之法固已超然名迹之外矣至如癸亥之事卽其逆順名實之間固若有淸聖之所不許而乃其義出於正彝倫安　宗社則當時首事之人率多儒

門名士故沈溪讃其事則曰正彛倫於既斁扶國勢於將亾又曰不謂擎天浴日之功乃出於諸公之手而如趙滄江涑之蹤迹若無金麋村亮元之贊謨遜碩俱有屯菴之褒美矣孰復以韋布而議之者及金公亮元之橫死逆适之獄而阨於詆積之讒則賢人君子又無不一辭卞訟終底伸枉矣此人輩苟執迹而擬之則有不如清議之所持者乎然論議之峻潔宜無如朱子屯菴而朱子屯菴之言乃如是矣夫如是則苟其志存王室則可褒也死由讒賊則可恤也初無蹤迹之可論也況如辛壬間事本事之名正言順有

如所謂前代之所未有者乎故世之所謂云云者考
其歸只是外有清議之名而內存黨逆之實也何以
言之昇平之時多難之會固自不同而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人得而誅之苟當危難亂不當効力於君父
者而清議之行勳戚則以勳戚而譏辱之布衣則以
布衣而排斥之是終無討賊之人矣雖有防患之道
弭亂之策擧將因吉而處之斂手而避之視國家安
危猶越人之於秦齊矣故當庚申後清議之持光南
以貪功希賞之罪也清城金公直之於上前曰今若
斥以希功其弊將至於前有賊而不見非細故也

肅廟可共奏　聖主名臣慮世防患之意固如是矣
昔王安石以爲春秋不足講而其流之禍至於靖康
之亂金虜有南朝立節惟李侍郞一人之語而中朝
士大夫無不臣伏於劉豫張邦昌而不知所以討之
矣今夫淸議之效盡驅爲國向上之人以遺亂賊而
加之以戮辱矣徇名愛死人之常情卽一朝緩急孰
復有臣節哉此其爲禍之烈豈止於不講春秋而已
哉又有爲成敗之論者曰雖無儒生　建儲豈不成
乎此輩旣一敗塗地矣其才智止於如此則何爲而
干預國事徑挑大亂也卽其死無足惜也夫爲此說

者其才能智術孰如東漢諸人也東漢諸人亦嘗欲誅宦官而一敗塗地矣豈皆全無才智而然哉大運所驅賢智不能免也故有以謀疎取敗歸咎於當時諸公則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難處斷毫髮之間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又有言若無言責官守則當如逢萌之掛冠浮海惟恐其或緩而黨錮諸人之為不識時則朱子又曰為逢萌則甚易

為諸公則甚難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旨義之
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朱子之論則本自如此
矣夫雖無儒生　建儲姑未必不成而若其大臣不
能獨運則有如前說矣又豈可以儒生而薄之哉且
使無一二儒生干與其間則辛壬之禍容得已乎謂
聖上不當立則已　聖上而當立則非所以悅兇黨之
心也雖遲待幾年之後畢竟挑禍一也但惟　建儲
纔定而鳳輝倡兇一鏡疏入而舊臣盡斥逆宦因兇
而　儲君出問毋使報至而虎龍告上以此觀之其
醞釀之已熟恐無遲待幾年而能不為兇黨所先之

理矣如此則國事固無論已縉紳慾戮之慘亦宜在
辛壬下乎若曰李趙之疏出於後輩之議而疏出而
禍隨之政由示之以形迹而使彼不能以自安激其
禍心云爾則是謂彼輩本無逆心於 當宁貳極之
位終必自歸而特因諸人之躁妄激成其奇禍耶此
幾何異於彼輩所謂國統之所歸民庶之所系非
殿下伊誰而惟彼羣凶敢懷貪天之功妄得定策之
功者耶甲辰寬疏 益如曰彼雖有逆心於當宁誠使誠心
相待俟時而動則彼當相率而聽命貼然而歸順此
其從禍之端正由於後輩之躁妄所以不得為無罪

云爾則是又不講夫反速禍小反遲禍大之義而欲以千歲之舜解乎城之圍者也丁謂一小人爾乏以敢寇準王曾李迪而有餘當是時才誠力量孰有如寇王李而對壘而相爾矛者又豈但一丁謂而已哉況其意欲之眈眈豈直丁謂之伎倆者似此議論徒見其齟齬生踈而不底於事實也甲戌當路者之伸救國賊必曰為深長慮而是歲今 上誕降使所以藉口而釀奇禍者實在於此故溥潛之疏輒以謀害易樹為言（甲戌以下出於夢窩行狀）丁酉李忠文之獨對本非出於自下請者而終以此受禍（彼輩以獨對為李公之罪又以聽政時不請

告廟須赦爲金公之罪而乃獨對之後 東宮定爲聽政矣五年之間 銅闈無恙而及 肅廟賓天金公以悅相權嗣君恤宅宗朞年之間日臣悅贊政令無改如此而爲忠於 景廟者何事也假以彼輩之亡言則何不遂志於獨對之日使相之時而乃於異類闈進勢力既分之後沮撓而爲之就此其萬萬事理之外雖彼輩豈不自知乎特其意有所存而姑假此爲說耳及 景廟嗣服北

使來弔而以其皇旨求見 王弟則恭耇在江外投

啓劉直曰 王子亦豈敢冒嫌而受之乎 聖上特

在潛邸疏出之日閉門涕泣數月而不敢入參殷奠

則此輩之視 聖上固果如何而其能一日忘乎彼

其逆心之所由來如此則果可謂辛壬諸人之所激

成乎惟 肅廟之明聖早見於此故至有付托之事

而及夫凶徒之漸肆至使 聖上不安其處則名位
之早定豈可無李廷熽之疏乎凶徒之自知負犯如
使而 聖上既定名號則其生扵恐㤼而禍心之益
急又當如何所以旋有鳳輝之疏而 聖上引而儲
位則有毛骨俱竦心膽如墜等語矣扵是乎人心益
遑而趙聖復之疏出焉是皆投機應變不容扵安步
徐行之儀者也豈所謂可已而不已可緩而不緩自
我而挑其亂乎嘗恃禍色之彌天而任事也亦見甘
心人孰不知亦豈無遲疑不決坐觀成敗者乎然而
計不出此終使凶徒不敢輕犯 儲君而見北使細事也而其

處僭邸則直曰 王子豈敢冒嬀而見之凌礫縛束不必顧籍而既登 儲位民望有系則獄事方張之時猶曰事由 東君者勿出朝報外示隱掩之意雖以此觀之若使 儲位未定名號不重則豈復有一毫顧藉之意哉禍歸私門則祗見其為忠而未見其為罪矣若夫臨事而志不能定計而行不誠為人之所乘者則蓋或有之而輕挑大禍本非儒生之咎也故力扶名義使漢鼎不遷移則黨錮諸公不可貶也 建儲事成使姦謀不得售紀畧云乙巳仲宮時李倚天言非必輩則臺疏不出 建儲不成名號之蚤定未禍作之前得以全保 聖躬者實必輩之力當褒贈云云則辛壬諸人不可非之論其大體如是而已豈可視之於史毛粗迹間以增亂賊之氣傷 君臣之義哉茲說之行其喜之者

必先黨其不悅者必為國家出死力者也其歸趣向背固自如是矣蓋亦不思甚矣昔朱夫子傷歎當世之不可為忠臣愁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搆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為悲痛奈何縱不能為之悲痛如朱子之心又何忍力詆其死哉且東萊呂氏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鍊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欲觀辛士之際者盡亦求之於此也其論議又下者直以禍釁之故為其人身家之大累此固不足言矣如此則世宜有見危受命殉國忘家者從古以來忠臣烈士

湛宗滅族之凱姑無論已至如公冶長在縲絏之中謝上蔡繫飛語之獄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然為其陷之者無狀而見陷者非辜故當時明其為冤而尚論者不以為累矣豈今之論者固將謂見陷者眞有罪而論之者有可取耶是未可知也若曰夷考其行經德經行而偶有一朝之患則其誣可知也自放於繩墨之外者其事未可知已蓋其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是亦有不盡然者呂舜徒一生踐履而不能辨靖康一死卒為邦昌之侍中文信國平生豪侈聲妓滿前而終成柴市之忠夫如是人豈可易言也且況

世之所謂名臣碩輔而為人所稱艶者豈皆經德經行而抑諸人者亦何嘗棄禮法損名義自外於倫理哉只是幸會時平致身廊廟則為名臣碩輔而遭時艱棘死於國事則為諸人而已噫其亦不幸也已宋朱子論高東溪事曰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有助於世教豈可與夫隠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托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今不顧身家之旤福而以赴國家之急者固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人臣之義矣其視自托於清議而實則不免於全軀保妻子之徒者亦豈可同日語哉夫清

議固所謂好題目矣然而古之清議要皆扶倫義正
風俗故國受其福而後之所謂清議只是立名號以
自高而已則是只可以亂夫清談之亂人家國而若
其怠君安賊庚申以後廢斥失志之徒皆是亡逆之餘孽則無恥之極唱為邪説以為討逆
之擧出於外戚之手猶昧陰秘不免後世議譏於是士類中始有自稱清議而有排斥元勲之志矣及
壬戌獄發趙持謙韓泰東輩大治其説以攻金光南而朝論既岐亡孽乘之則致己巳之變而持論泰東
適已身死則亡徒至請褒贈又褒其妻孥而大食其報矣故戊戌夢窩金公疏曰庚申討逆之後亡孽
然傍伺侵侵有再肆之勢異議之人托於排擯勲戚自號為清論而凡其言議無一不為己巳之奉而為
此議者鮮或及焉其明效大驗若此云後世清議之畢竟歸宿此亦可見云又清談之所
未有也是故清議生而死於國事者為有罪死於國

事者為有罪而亡國黨逆者其罪輕矣率是二逆而
蕩平之為説益堅則旣以偏黨而自但　上又以偏
黨而疑之故雖有悖慢　君父壞亂　朝廷蠹國之
賊厲民之政莫之敢言於是乎忠逆無章是非混淆
馴致於彛倫斁敗而利欲橫流名分大壞而亂賊朋
興陽絶於下陰騁於上日入於亂亡之域於莫可奈
何此固蕩平之為禍而實淸議亡之也噫亦可謂甚
於洪水猛獸也已矣大抵當時之事固未必人人當
之亦未必人人為之然旣不幸而當之矣又處可以
効力之地則只得任之而已豈可以已所不為而斥

其人哉昔張巡許遠同死國事而當時有誣遠為畏死就虜又詬其城陷而不能守則韓愈為叙其事而深歎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而卒曰當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望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噫此特匹夫之事爾至今讀其文者尚不勝其憤惋而心不平況此說之行其流毒之慘終必亡人國而後已何其甚也假使當時初無逆虜之變害而諸人者至今安存則其有以云云之說詆訾而斥絕之如今之議者乎此則決知其不敢也

然則人一而已事一而已而特以禍福存亡之故異
其言議固見其用心之不祥而原其禍福存亡之端
生於逆帝之變書則是真以變書爲實而逆帝爲宗
也噫爲此說者原其本心則亦豈皆有他哉惟其智
不明見不到旣不能黙察於事變之際而又必惻怛
之心而安生議論不自知一念之失遂至於此也豈
不哀哉蓋當　明廟旹有金鎧者承時相意而排攻
士類以比於己卯之人人或斥之則曰己卯之人皆
是乎如申潛者不吉之人也於是論者指爲小人而
糾之以紹述袞貞之事則金不勝憤恚至於涕泣曰

休庵亦於是菴諸公有所云云而爲時輩之所藉口
則又有言者曰公何以爲神武門之事乎白軋然怒
曰汝何比我於衰貞所爲乎又曰我豈有罪淳等之
心乎只言淳等之短處故爲人所責云蓋當大義理
大是非之際不察其頭顱命脈而遽以一人之得失
一事之是非而輒加排議則未有不狼狽而自害其
身者矣或曰當今 聖上作爲義理別置嚴人於罪
而正用言者之旨矣今特之義宜不敢肆攻言者之
共以存投鼠之戒耶此有大不然者夫諸人之有罪
無罪非有前後之異焉而乙巳更化 聖上特賜申

雪且施慇恤之典則固未嘗以爲有罪矣不幸淫沴之氣干蔽日月之明凶徒逆醜贅動 君心而一番不明不仁之徒鼓謊於自中以助其勢 聖上固已悪彼之難馴而又見鼓謊者出於此邊則蓋以疑數人者不爲公論之所與而遂有不愛一人以謝吳楚之意矣當初彼輩之採特証業必以四大臣爲首而庚申以前 聖上之所以處金李兩相者又何如也然而舉一世訟其寃無異辭則 聖上終亦仲之而彼輩不敢以爲言矣彼輩之所恨怒於自望張世相者固無異於金李兩人而爲其戚微故特人之議論不到而 聖上特賜伸雪則彼輩亦以其微未而不復爭矣然則數人之不伸而壬案之留存果非 聖上之心也亦非凶黨之所能爲也特議者媒孽之也噫自聖世言之則固不宜一夫一婦不得其所

而繫以論之則數三士人之存亾屈伸亦何關於
國家之輕重哉惟此事則不然賊虜之變書出而建
儲之諸臣死焉錫恒之治獄則曰事關　東宮者勿
出朝報陽爲掩護之迹而陰示其相關之實一鏡之
撰教文則排比凶言同有紀極以唱中外此其詐固
將先其枝葉而次第及之矣乙巳三月初二日筵教有曰辛丑年備忘至
今驚心更何言哉其時之人疑惑層生多有不美之言予雖不必介意若論其心之所在則必欲網打一
逼之人然後使不得措手故有曰予於其時得見變書毛骨俱竦半夜蒼黃之中引接宮僚蓋以此也
其時推案雖曰拔去凶賠若深思之則至於何境耶其不敢直舊而姑爲掩護
之迹者只爲名號既定　聖母在上而其不敢終舊

則天也亦本於　聖母在上而名號既定故也惟其
不售故凶肚逆賊愈往愈甚甲辰　大喪始不設侍
藥廳爲之張本末又以教文凶言暴諸八方而誑誘
愚民馴致化子爲賊而至於戊申之檄則凶言指斥身
在於詬天罵日鏡恒當日之計至此得肆而建　儲
諸臣則固以爲枝葉不復擧論矣此其壬獄之所係
聖躬如是而變書之出其精神所注本不在於戕殺
士類而止者又可見矣惟如是矣一鏡凶疏之後序
龍變書之初　聖上至於辭位出閤而有爲予忠名
之　教及承　大統鏡序二賊皆以誣上伏誅乙巳

初年又以係關　聖誣盡雪其獄而至辛酉則有是
以予為逆魁置予逆案等　教而盡銷誣案則辭意
痛切事情昭晰無復有逆順難辨之惑而奸凶之情
狀打破無餘矣於是出萬死一生之計復以庚子前
後事關　景廟之說誣負　聖聰則數人者遂與鏡
虎作對而復在丹書之中矣噫尚忍言哉夫士獄之
關係　聖誣如彼而若五人者即被首告之人也彼
輩固以為罪魁而及其鍛鍊則如金李兩人誣成何
如遲晩於既死之後又甚於戮屍此豈於凶黨為有
亟惡骨讎而其逞惑至此哉亦以為罪魁不如是不

可以成獄故耳夫罪魁未白而其獄有得伸之理乎
從古以來無此事例是故翻獄鎖案彼輩只得唯唯
而不敢言而至於數人而事及伸雪則必捨命而爭
之血戰而當之無復有君臣上下之分焉此其故何
哉良以士獄之肯綮在此執此而有之則許多事件
都在裡面可以伸其說而有餘地也 聖上見其頭
勢如此則已不能無動而又慮鋤長扶抑之際或挑
相殺之機以傷蕩平之治則於是遂下初結虎龍事
關 皇兄誅之無赦之教以為兩平之策而其所以
作為義理著之文字則又全用一番人平日排斥數

人之語而以之合矣於彼輩擬疑構揑之目者矣彼輩

則方以事因 景廟擬之於諸人則其實不以出位希方爲其罪噫數人者果有不忠

於 景廟之事則乃覆載之所不容何以得伸於乙

巳初政而至今爲士類之所公訟也哉肉掌令翼洙狀曰世之自

謂清論者皆以壬獄冤死之儒生爲布衣出位不能潔身人或從而化之甚者至於出力而攻斥然凡事

當論大體向來誣獄既是亡徒所鍛鍊則只當以一冤字斷之諸人之捐身効力出於安 宗社護 聖

躬則只當以一忠之斷之他不須論也且此皆巨室大族世受 國恩之人苟見 宗社之將亡而有可

以幹族於安危之際則豈不歎於濡足焉奚以號呼奔走者政亦人臣之職也何可非之況誣獄之以五六

儒 生爲根柢者案出於誣諂諸君之 計則此與今日 聖誣自當相閒此而不能夫伸則 聖誣終無

可下之日豈不痛哉金退魚鎭商過四川哀金龍澤詩日詩禮之門氷玉姿身亡家破事堪悲平生一悞

苦心在不管世人知不知又曰此地曾援幼弱姿衮乚孤寡路人悲忠臣自古無私計十族雖藏揺不知

又作八哀詩之哀之曰士當為知己者死臣為主用其戒耳同時人孰非忠義公耳其心吾許子為哀季

天紀詩曰人無主見我專誠同閑良朋許共貞门綺已儲策曰嬰寧畏殺身刑衆李喜之詩曰死乃大閑

無怖色尊非自作不是此文章藝術元餘事未節何慭烈士高哀鄭檮重詩曰高岑氣堅詩中見蘇石風

情醉後呈知己幾人蓮巷裡生安宗社死猶堇金檮巢信讒秦金龍潭文曰以公之懷慨當公之世不

顧一身之計全欲三宗之脉而事有所不自由則天人勝負之際安得免一死而亦豈謂其主此極耶

然而世不但不知公之死日其自靖之心未有一人知者彼跡鐫誣而律人固不足責至若同趨而幸免

者反咎门广之不保而掩其宗社之功其亦不仁而不足為乚張之俭効死者之罪人矣李陶菴緈詩曰

王寅條禍不忍説何事身後多誣嘗同是禍家人音意獨檮之傳聞討逆公論張天定勝人今乃知這

中有舉乙逆者自上時同推戴誰此是乚非大頭腦覆盆叵照必有斯**虎龍之為虎龍**

本非諸人之所可預知而其相知者又豈特數人而已哉趙汝愚之方任韓侂冑也其能謂他日乃陷於簒逆之罪而終至傾覆國家也哉 聖上豈不知此而只出於慰安彼輩之心而不察其如此則前後辭令不曾徑庭而徒爲凶黨之藉口世人志而所謂駭駭於盡說之域者眞無可奈何矣彼以爲 聖上已無可辨之誣者固無論已其粗知此獄之關係 聖躬者猶且以云云之說出沒而經緯之則正所謂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也 君誣何恃而可卞亂賊何恃而可討耶豈唯此也他日凶徒逞志必將於鏡帍諸

賊復其勳還其官曰五人尚在丹書之中矣五人之爲逆非虎龍之變書無以發非錫恒之按獄鏡億之教文則無以明之五人而爲逆則此類皆忠而功也五人丹書之名雖老論不能脫之而亦且云爾如此則今之爲是說者其將何辭以自卞乎抑當同聲而應之乎丁未翻案之辭遽起天討不行逆蔘還錄前事之已然其不遠矣若不能大行天討有以勦絶其魁震懾其黨如 仁廟之癸亥 肅廟之庚申則終必一撥然誣案既申凶黨下退則固不敢發矣及夫丁未翻案之黨復逞則生心作亂大張厥勢醞釀既熟凶辭遽起誣案之屈伸凶徒之進退其係関國家之利害其機如此矣噫當乙巳之初大小同心存執大體刊落細故專以伸冤

獄辨　君誣爲事以爲此獄之發非徒誅戮大臣戕殺士類也此獄一日不伸則存　君父一日之誣二日不伸則實凶逆二日之言一人不伸則留　君父一段之誣二人不伸則證凶徒二段之說使　聖心曉然羣聽釋然理辭既立無間可乘而以之凶醜誅黜善類彙進則豈有丁未之事戊申之變乎惜乎其慮不及此而苟爲一時分等之論便成抑楊與奪之形則於是乎宰相爲先而諸臣爲後羣寃爲重而　聖誣爲輕矣義理泯晦事體苟簡　上下之意遂左此獄看得未分明認得不快活故雖能一時暫伸終

亦翻覆而未已其謀始之會而幾事之失奚翅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也耶故又探本而言之則分等之論是生清議清議成蕩平而所謂終竝亡人國者隨矣抑天下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而若其君終受誣衊之名其臣擧入黨逆之科者亦生民以來所未嘗有也乙巳群凶盖嘗誣恭懿大妃陰主尹壬之逆謀矣若懿嚴之受誣三十年而不能白亦由於當時廷臣之不忠力故李文成曰人臣事君有犯無隱乙巳之禍冤通天地憤結神人僞勲不削無以正名今者大臣不敢擧乙巳三司不敢擧削勲使其不知

則非智也知而不言則非忠也舉大事動人主者雖
至誠貫石猶懼不格況以穿鑿之智瑣屑之誠欲以
感悟 君上安能濟事乎故今日之義惟當力下旨
論之興以明死於國者之無可罪而已此非所謂爲
殺人地也政以殺人不伸則壬獄猶不伸壬獄不伸
則 聖誣自在故耳宋之神宗賢主也有安民理財
之志故爲安石所乘進之以新法則民困於下怨懟
於上當時賢士大夫入則諫其君出則詰其案其依
違者輒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以是爲自拔
之計其固寵者輒環泣於庭曰陛下所自建立豈容

一人挾怨而壞之神宗深入其說甚至於怒其弟岐
王之幾諫則曰是我敢壞天下耶汝自爲之其自主
張如是而忠臣志士猶且抵死而爭之至於哲宗之
世則事體尤異而下之益力此豈無知妄作不省援
亂之戎哉良以卞小人誤主之姦以明神宗愛民之
本心而已今日世道之至此豈固　聖上之本意哉
特時論誤之也然則其可不詳言明卞以正其罪哉
朱子曰謂賊當誅討者便是主人邊人謂賊可恕者
便是賊之黨又曰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
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也此皆義理撐

天地亘宇宙終不可磨滅者也故所謂時論雖能得志於當世終必見誅於後世矣舉世之人而倂謂之亂賊之黨則孰不咈然而怒之哉然同入於清議蕩平之中而謂此之不必伸彼之不必討而畢竟同歸於亦逆之說則其於朱子之論何如哉故爲是說者亦不當徒順目前之美躬一時之富貴而洗心遠觀以察夫義理之要歸忠逆於大分而使國人皆有以知其前日議論之差則不唇爲君子之道而可有辭於後世矣噫彼雖陷溺之甚終不能以自拔若其所以爲天下之大義則不可以不明也

後書

昔朱子引吳布衣所辨陶威公事乞朝廷褒顯其忠其疏曰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温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灑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盖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既士行薨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

嘗竊晉二百年間卓然獨立不忠之跡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呼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之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事是豈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者如此夢寐之詳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與少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噫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史氏之筆萬世為信而況庾氏之外如溫太真王處明諸人固陶公之

所尊善者耳以巨室之言證所善之人史記云溫嶠將討蘇峻遣王愆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國
文之以史氏筆則宜足以塗一世之耳目為後
人之所徵而唯明者察理獨觀於書言象意之
表所不可期也然庾氏之於陶公其所感怒者
特在恥為屈而已故其生乎相遌固有含盃酒
接慇懃之歡矣若夫怨毒既深戈戟相尋卒逞
其志而如以有不測之凶謀如辛壬之人則其
所羅織而文致之者宜何所不至也獨彼同趯
而幸免者亦且媒孽其端以投時議如庾氏之

秉史筆則其情尤可惡也然徐察其理而觀其
疑宿則事之是非虛實亦不難知矣彼以為一
邊人之罪者終始一說曰　景廟之逆然當己
巳之變尤菴諸人既以此殺死而繼之以　聖
母黜張氏僭位矣使其說而是也則見殺者宜
終所困而殺之者永受其福矣乃甲戌　肅廟
發悔悟之旨而張氏斥　聖母復位而繼之以
凶黷輩伏誣罔之誅尤菴諸人并被伸白則惟
其實無是事故也既實無是事則一邊人之愛
戴　諸君何渠不若而乃萬輩忽唱深長慮之

説以爲希戴罪死則禧嬪不安禧嬪不安則
世子不安而縱出希戴以釀辛巳之禍矣當
肅廟之處張氏死也曰爲　宗社爲　世子則
豈有希戴誅死而　世子不安之理乎是則一
邊人非有不忠於　景廟辛巳之禍實九萬輩
假手於希戴耳使希戴而死於甲戌絶其機牙
則張氏未必乃已畢竟　世子之不安於倫常
之變者亦豈一邊人之故也自是厥後錫鼎輩
傳法於九萬緒成深長之之説益堅遂至溥潛
象玄輩更出迭起要以爲屠戮一邊人之計而

一經卞質輒就反坐之律是惟 肅廟在上深
知其說之與己巳人同一肉換而一邊人之實
無是事故也況丙子業同之招盡露其姦贓哉
噫是豈有他故哉當庚申討逆之後失志之徒
詰然有再肆之勢士類中明於利害者深探其
意旨乃排擊功臣陰援後日之計其所為說無
一不為己巳之案則趙持謙韓泰東輩果身被
褒顯妻子廩食而大受其報矣彼九萬輩特有
見於此則要以自異於一邊人而加以身當甲
戌以後不念橫渠喜星子降生之心以其執言

有資乃欲邪恕占哲宗策立之功凡其為說實
基辛壬之禍則其用意所發不但如己巳人而
已而明欲大驗至享元祀之列於群凶執命之
日矣丁酉獨对以後彼輩之厭心益急為說蓋
緊既以獨對為李忠文之罪又以 景廟聽政
後不請告 廟為金忠獻之罪而乃獨對之日
景廟已為聽政矣四年之間銅闈無恙而
肅廟賓天擁 嗣君恤宅宗率由舊政則彼所
謂不忠之迹果安在哉惟當日 聖教所謂方
來之憂必至於假托此事壞亂朝廷而後已者

實(尹趾完趙泰耉等疏劄後傳教) 聖人獨至之見也故禍
胎既成機緘輒發眞僞泰耉發之於前(庚子)鳳輝
一鏡繼之於後(辛丑)其所以聲罪舊臣者意實在
於 三宗之血脉而 儲副之所托矣苟使其
意專出於脩隙而已則辛丑冬一夜之間局面
盡換矣生殺與奪惟意之欲何所不可而必待
虎龍之變書耶而虎龍之告苟出於戕煞士類
而已則變書中人幾盡辛丑冬竄斥之人所告
之事既皆辛丑冬以前之事則何不當日即發
而留待四五月之後必發於建 儲事成毋使

先來之明日乎惟其所欲有甚於脩潦故有偸
烈之士偸烈之事敗則猶有所冀於毋事之不
成矣毋事既成而名位遂定國人係望則未易
下手故詐必出此而變書中動引　潛邸者即
其精神之所在也噫使偸烈不死毋使敗還則
使當不露手脚而成其意欲固無所使於庸龍
之變書而諸人者亦不為　景廟之逆矣執此
而觀之則其死孰非至寃也彼為庚子前後之
說以續三手之案者固無足道而歷考前事其
有國家無事而付托骨肉於臣下者乎然則

景廟無无妄之疾朝廷無不靖之端則　肅廟
當無付托王子於大臣之事矣付托之事旣在
庚子之前而危機敗兆疊見層出則隨機斡旋
夫豈大臣一人之所可能而又何啻布縉紳之
可擇乎苟可以効力於危難之時則雖以賈彪
之高士葉適之儒者而周旋於宦寺宮戚之間
矣其有以希功望賞締結幽陰而機作者乎況
朱子答或者之問曰爲逢萌甚易爲黨錮諸公
甚難此正千古之斷案也若五人者變書中固
以爲慝而又錫恒特於金李兩人及白望張世

相劇出死後結案之法而終至戮屍則豈不以罪慝而不如此不可以成獄故耶彼李恚隱受禍之慘視三大臣尤酷苟使聯劄之外無稟請代理節目及毋使準請之事則豈有是也然則四人之獨被諸人所無之律者亦豈無其故而然哉戊申逆亂後李恚隱既以受禍最慘先得復官則此數人者何獨不然也縱不先諸人見白又何可獨置於逆案乎遂菴權文純公曰乙巳之獄或疑尹任不無社稷之罪而栗谷則以爲尹任既無彰著之罪而一代諸賢皆與同事

今以尹任爲有罪則是諸賢爲有罪也諸賢無
罪則尹任亦無罪旣曰無罪則元衡僞勳不削
何爲此栗谷所以力主削勳而爲後世大公案
也今以四大臣爲忠而並贈諸臣之官則固以
爲有功而無罪矣彼五人也於大臣諸臣生死
相關人孰不知辛丑一鏡之疏專論四大臣而
繼之以諸人竄斥矣壬寅虎龍之告首擧諸人
之名而繼之以四大臣戮死矣庚申以前非無
今日之五人而彼輩之論及此獄者無不以四
大臣爲元惡大憝則以爲卿宰以下不言而在

其中矣辛酉以後彼豈以四大臣爲可忌而必
於五人抵死持之者亦以五人不脫丹書則大
臣以下不言而在其中也然則大臣儒生之於
此獄其可分而二之乎特以地處之微顯下頌
之緊慢而爲彼輩隨時操縱之端而已大臣今
旣無罪則儒生亦當無罪矣旣曰無罪則鏡虎
所成之獄豈可仍之乎此皆的然可明之實則
彼自以爲清議者獨何所見而乃大有論說而
飲 上下之耳目率成其罪案也然所所謂貪
天爲功貽累 聖德實玄徒之所嘗聲罪於四

大臣之餘論也布衣出仕之請亦非獨五人而已則抑揚與奪之間屈伸雖殊名實不離矣安在其伸者獨伸屈者獨屈乎噫彼設意助力下石於既擠之井者固出於隨世俯仰以就功名之計而亦豈無見事不明用意不厚乃於凶徒搆揑之言耳恬心熟疑其真有所可罪而從而誣謗則爲其此邉之言故可以證實而反爲凶徒之所據如邢恕之徒自唱宣仁廢立之說而卒引内侍之言以證謀危哲宗之事者乎然既曰不忠於 景廟則必有不忠之實其事伊何

三手之說彼亦自言其所不信矣更有何事之可名乎若曰非有其事但其心爲不忠於 景廟則此其難明之甚不啻若閨房之事夢寐之祥矣又其可擬而爲罪乎唯實無其罪則雖彼紹述三手之案者亦不能顯言其不忠於 景廟徒以僞詩之獄粧綴於淸議之說名之曰事関 景廟耳若僞詩則僞傳之白望旣得伸雪則見欺者也何罪焉彼非不省其事理之所不然而猶足以得售其說正賴有淸議之說爲之主故耳（辛酉九月 上始作大訓於乙巳處分將并行伸雪則宋寅明趙顯命朴文秀

李宗城相率突入鄉乃於五人押入詩案以庚子以前為說而未得售則以布衣希功跕累酉
相別置於逆文秀又自把筆添書於王言上始任之俄因李公東帝諸人之有爭畧改字
句而下之壬戌正月親鞫時上曰雖無偽詩譯紀則自為逆矣又曰以布衣出位與偽詩
事為逆而已庚子以前事元無作為逆案之事矣攙此上教則偽詩與庚子以前皆無所關
而彼輩之所執以為說者自已落空矣如無所謂清議之說可以眩惑則彼豈能得售其計乎
故其所恨怒於宅窠大臣及白望張世相者當
不下於李金諸人而特以大臣與戚流故清議
之所不及而彼亦不得以為言矣是則冤獄之
不白而 聖誣之莫伸實非鄭之仇乃子西也
辛酉反案皆金在魯曰無他事跡之著見而逆

探其心以為此必逆則宜治逆之道乎又曰此
五人若曰大逆則當以壬寅誣案為據是壬寅
之案雖燒而其說猶行也又壬戌正月引見旨
在魯曰小臣亦嘗屢言龍澤輩固妖惡無狀而
謂之逆則不可也及至前冬處分時 聖上欲
盡脫壬案而只以春秋筆法別置五人於逆案
故臣亦以為好矣 上曰吳瑗嘗以為無狀不
測云矣雖以此觀之 聖上之本欲盡脫壬案
則固可見矣如無在魯吳瑗輩巧誣於前文秀
宗城輩脅持於後則 聖上之本意其可但已

乎噫彼脅持者自是鏡虎之膓固無足恠巧誣者獨何心乎今旣曰不可謂逆而又促鞫之以南飆筆灑則可見其求罪不得矣何以知其人之妖惡無狀乎晉 仁廟之罪姜嬪也未得罪曰適趙炯陳䟽伸救而有曰人臣無將有將則誅雖然曖昧云云則 仁廟雖黜趙炯而即取其有將二字以爲姜嬪罪曰右翁嘗以此斥炯矣如趙炯之失不過出於言語文字之䟽而猶可斥也况彼特此輩之用心崎嶇知其無罪而用以自利逢君之失而求媚於凶徒者世有右前

其在所斥乎其在所容乎嗚呼感慨國亂捐身死主者為妖惡為無狀俯仰時論投合凶徒者為清議為名臣亦可以觀世道矣自古冤獄未有終竟不伸之理直時有早晚耳以一二事言之宋秦檜當國之日如趙忠簡之歿張魏公之謫趙汾之獄孰非冤枉而至於岳飛之死尤非高宗之本意也然及檜之死諸冤并伸而復官之典獨不及岳侯何也蓋必有所以也孝宗受禪未逾年首復其官以禮改葬使此事及出於問寢視膳之日則固無異於高宗之自為矣

此其爲帝王之大孝也如我　朝丙戌姜氏之
冤慘矣趙賊逆熙內外締結而巧言羅織至使
　明主不悟設邦禁以禁言者夫此獄變生宮
掖非外人所可知而惟其事出逆熙之鍜錬而
罪名不明故尤菴獨對旹備論其冤而至引啇
時　聖教中必是二字以爲罪不明的事涉曖
昧之端矣乃七十餘年之後　肅廟渙發德音
以　聖祖恤孤之恩謂微意可見又以金弘郁
之復官世於　聖朝之世諭以果是護逆之人
則寧有復官之理哉於是盡說姜氏之冤而合

合懲懷之主此實百王之盛舉而遹續天命之一端也當時 敎文中所謂人心久鬱則必通天道無往而不復者理所必然也若辛壬之案其關係豈特姜嶽而已哉此不待百歲之公議而虎龍之變書其大槩首言某人輩謀逆於景廟次以責 東宮貽千古難洗之累名究賊情雪累名為說則今日大訓之旨其有異於此者乎虎龍之為逆既以變書則大訓之義理其果成說乎昔蔡襄受疑於英宗歐陽脩辨之曰往時夏竦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乃

僞作介與珦書謀廢立事仁宗聖明珦得免禍
有忌嫉臣者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内官欲
以激怒群閹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
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卞真僞何况止是傳
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今日五人之爲罪其有
文字之可證乎其以傳聞之疑似乎 聖上嘗
於諸人既施愍恤之典前後 逺教又有曰其
人輩於我有窃負而逃之意曰其所推戴者誰
也則 聖意之可見不啻 聖祖恤孤之恩矣
欲伸理諸人以雪 聖誣者既皆士類中人而

亦　聖上之所嘗任使而加禮者則其不在護
逆之倫又可見矣而大訓中所以罪五人者其
罪不明的事涉曖昧則又不翅若必是二字矣
如此而乃與鏡虎作對并置丹書之中其果天
理人情之所可安而法理之所必然乎且使其
罪當律則斯已矣又何必慮人之有言而設為
不敢言之禁以防人口乎此則　聖上亦既自
知其天理人情之所不安而法理之必不然矣
況　聖上嘗曰雖在庚子以前若為　三宗血
脉則忠矣 壬戌二月二十八日筵說 又曰庚子以前事元

無作爲逆案之事矣壬戌正月鞫庭傳敎而其謂大訓則曰今者處分宣曰定國是其爲三黨共寅協之苦心也壬戌正月十九日傳敎又曰彼此若有不滿之心則大訓當去之矣癸亥二月十一日筵敎聖敎如此則大訓之本非出於鐵定義理而五人之有罪無罪亦可得以見之矣然而有終屈之理乎特下無道達誠意開迪聖聰故耳天若祚宋宗社享侖則必有一伸之日彼陽行君臣之禮而陰成鏡虎之志者與夫媒孽其端而變亂國是使君臣父子之倫遂絶於他人心日壞世道

日非國勢不振者共罪實上通於天則雖無自
黜之顯戮必有秦檜之陰誅也

紹熙行禮記跋

自古受禪之事非一而君臣父子之變蓋莫大於有宋光寧之際趙丞相汝愚形定大策以安宗社後世皆知其忠然史傳所載頗欠詳余於說郛中得此編讀之其危疑極難處之勢歷歷如目前事而於憲聖后面前使袖出所擬指揮曰皇帝病不能執喪曾有御筆直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憲聖后覽訖曰甚好名躰一正人心大定此等何等力量可謂全局中一着最高者矣哉 朝辛壬間事不幸相似夢窩寒圃諸公蓋當餘干之任者預 建儲貳其忠則

同而特未有此一着矣欲退閑之意亦有 傳教叅
决非如傳禪而累日廷爭而不知止雖其脅持沮撓
罪在群凶而其視古人行事何如哉自庭請以來名
實乖懸心口不副凶徒氣增善類心死卒成滔天之
禍家國同受其敗嗚呼痛哉噫當國家大事者只當
判死生一直向前苟有一毫顧慮疑貳之意鮮不敗
矣惜乎慮不及此也夫以朱子博識猶不能援辈鄭
注於决策之日而追書其事若使當日諸公早見此
書或者廣其見識以為應變之用耶然亦大運所關
豈人力之所可容哉然前事得失皆可鑑戒余故表

以出之

再跋

尚記其旹余以玉堂長官在花郊庭請幾四五日其間儕友利害恐動之言無所不至而愚意則終有所不然 聖上苟無疾恙則固無事乎預建既明知其有疾而叅決有命則只當奉承之不暇何事強爲爭執吾仲父方在庭請之列屢以此意奉稟而不能得復見說郭所載有宋時事適與鄙見合偶有所感慨追跋其下内弟士會之言如此吾雖不在朝其時勢之同異事機之緩急亦豈不畧知之區〻此意蓋以

大體論之以附竒攙責備之義豈若時人洗瘢索垢
於死宗社之大臣也哉此則士會慮之誠過矣然
第兩存之使後人詳諳於其時事狀而其得失是非
自可觀矣

閔匡百順書

先人嘗於三月旬間往拜門下袖来昭顯行禮記以
示不肖曰此乃趙汝愚立嘉王事實也寒泉從氏跋
於其後深有慨乎辛壬大臣之不能如此引日廷爭
而不知止則頗異乎吾之所聞而無一分之分之感
也仍又提說其時事以教不肖曰藥事言之似易行

之甚難自古及今危疑之地難處之勢豈復有如辛壬者乎紹熈之時光宗之有疾舉國無不知之一心夏痛而辛壬之時則知　景廟之違豫者不過在朝近侍之臣而諱之者居半外間則漠然不知紹熈之時則國家小康朝著寅協無有屑小俟釁之患而辛壬之時則半朝之人擧懷凶謀煽出流言無所不至紹熈之時則侂胄附禮之徒一心致力宮闈清淨更無他慮而辛壬之時則一邊之締結幽陰至近至密眈眈旁睨窺我動靜是故紹熈之所患惟在憲聖后之聽與不聽而已憲聖既聽則餘皆次第事耳何也

先宗之病未赴喪舉國之所共知而朝著之庸恨宮
闈之清靜又皆如彼則此謀順風之勢更有何憂哉
至若辛壬之事則一皆反是故雖稟旨於　慈聖名
正言順而兇鋒毒手反擠內外無所忌憚呼吸之間
生出無限變怪此其危疑而極難處豈可與紹熙同
日比哉是故當其時也處事急則禍隨而急處事緩
則禍隨而緩此所以當日諸公之議不欲急急而且
姑緩之也始也三凌備忘纔下而錫恒已先大臣諸
宰疾入反汗而退擠此而內外糾結之緊密可以推
知其後乃　命大臣以下來會賓廳然後始下代理

備忘則一邊之人頭勢凶獰洶洶蜂起將生大變故當時諸公深有慮乎此以為故為此執期於扱還可也至有廷爭之舉則非故為爭執之狀以歸外面也如是而謂之名實乎懸心口不副則豈不過耶先府君嘗登伊日庭請目擊其事故厥後諸議往往以廷爭為非則力卞其不然曰伊時 聖疾之深痼外間尚未聞知而凶黨之締結幽陰洶洶思亂非一日也萬一行之有漸以挑禍機則大亂立至終至亡國此其勢可以緩之而不可急之吾之所聞於家庭者本自如此蓋辛丑建儲之順成殆天而非人也名號既

定而鳳輝鼓發其言登決之命纔下而遷有錫恒之
檄對縣名之劉方上而至有泰耆之懵入是其表裏
和應其圖陰計殆將無所不至而加之庚申己巳餘
孽四面煽動其言浪藉當是時也若或小患之則彼
之禍心益激一層 宗社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安保
其得有今日乎思之至此凜然寒心然則患而挑禍
緩而取敗禍取則一而亦不無輕重之別今乃不察
乎此而以趙公故事視作當然之前例恨其不能如
此則窃恐時勢之同異事機之緩急終不可以一槩
論也在彼急〻在此緩〻各有所當而不容其同題

於保護 宗社也昔年余親聞寒泉從氏語及辛壬
事曰四大臣處事之善不善吾不敢知而但恨 肅
廟末年不能以日後宗嗣事預為建請是為可惜此
教可謂的確而若以廷爭一事謂出於禍福之慮
則恐非當日之實狀此所以無能無疑惑者也今者
跋文可為徵信文字則下語立論不可不十分詳審
吾將以此意錄出一通送質于泉上以為益加商確
評耳抱此耿耿者有有而未疾不延竟未及焉言之
及此五內分裂不肖之所親聞若是丁寧而猶未能
刺口拔血以明其意則先人之商確門下就從而聞

也耶